

尚

書

後

案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釋文曰懌音亦馬本作不懌。案以懌各字說文所無當從馬作懌。

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季居攝六季爲季端

向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毛詩十九之一卷。周禮文疏。劉起通鑑外紀三卷。

馬曰不釋疾不解也

釋文

傳曰成王崩季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

不悅懌疏曰成王崩季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季四月庚

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位三十季崩此劉

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與歆同鄭云二十八季傳惟言成王崩季

未知卽位幾季崩

案曰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季者自卽政之季數至崩季也又云居攝六季爲

季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季文義乃備也知者

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季居攝終於七季

加二十八卒故三十卒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武王崩成
王卒十歲三卒喪畢卒十三將踐阼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
卒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卒十五即居攝元卒五卒營成周六卒制禮七卒
致政明卒成王即政卒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卒崩卒四十九也漢書律歷志
載劉歆三統歷云成王元卒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
卒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歲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云云命伯禽固是成
王即政元卒事見洛誥鄭說亦如此但以爲後三十卒乃崩則與鄭不合伏
生大傳云居攝五卒營洛邑作召誥七卒致政作洛誥歆乃并爲一卒事據
其卒月日以推恐不可信且如此則營洛之卒應閏在九月又不合古歷法
鄭既分爲兩卒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當與歆不合
歆又以十五日爲歲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不合尤爲舛謬然
則歆所推洛誥十二月戊辰是晦成王即政元卒正月是己巳朔顧命四月
是庚戌朔甲子是四月十五日亦即是歲生霸五條皆不確然歆既有此說
想當時相傳成王卒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卒一三十卒故鄭具言此明三

十季者連制禮樂之季數也制禮樂朝諸侯于明堂是爲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季數起一說也說詳史記三代但爲世表無季表其言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季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季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季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是三日歆云十五日固謬傳云十六日尤非下文甲子之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攷其何日矣馬以不釋爲不解者說文二上采部釋解也是也

甲子王乃洗頰水

釋文曰洗他刀反徐音進頰水梅說文作沐云古文作頰

鄭曰洗頰爲濯

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裴松之注

馬曰洗洗髮也頰頰面也

釋文傳曰王發大命臨

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洗盥頰面疏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頰內則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頰頰是洗面知洗爲盥手言水洗盥俱用水

案曰鄭以洗爲濯者鄭注周禮守祧職云古文祧爲濯則古者借濯爲祧字亦或又借濯爲洗字則鄭更作濯者原不改洗之義鄭注與馬同也馬云洗洗髮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洗但云水名沐則云濯髮也但說文解字義多

不備其實則洗亦濯髮也。頰頰面者水部又云沫洒面也。又重文韻古文沫。从頁今本又加卅則說文無此字。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韻古文沫呼沫。切說文卷三上內部云疎手也从少从匕居疎切。今變隸作卅。搗水洒面當用兩手則加卅似亦可通。然究宜以說文爲正也。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云。顧命洗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洗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誠可惟也。天子頰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若鄭果以爲澣衣成事則經實無此意。誠宜爲翻所駁。但翻言有不可信如柳谷鄭注云五色聚爲柳日入時具五色。故曰柳谷又鄭注周禮縫人引書曰分命和仲度鹵曰柳谷乃翻謂鄭作昧谷誣也。鄭解分典三苗云析流之鄭亦以典爲古別字。故言分析分析卽分別也。翻以爲鄭讀爲北亦誣也。至其駁鄭之以同爲酒栢者辨說詳後亦非也。據此諸條則翻言何一可信。此條鄭注但云洗濯無澣衣之語爲翻所誣。故特辨之。

相被冕服憑玉几

釋文曰。被皮義反。徐挾僞反。憑皮水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皮水反。案曰。說文卷十四上几部云。凭依几也。从几从任。周書凭玉几。禮若考皮水切。今俗作憑。又加

心非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傳曰扶相者被以

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疏曰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元冕知不然者發大命不應惟服元冕親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親王位設黼炭炭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

案曰鄭以相爲正王服位之臣者以其以冕服加王身知是正王服位之臣又云謂太僕者周禮夏官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又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卜當爲僕僕人師卽太僕也是太僕又扶君疾者故知此相爲太僕也云冕元冕者周禮司服職冕服有六元冕爲下皆祭服也眡朝則皮弁服弁卑于冕眡朝輕于祭祀故皮弁也而儀禮覲禮云天子袞冕者以受諸侯朝覲在廟中故服冕服之尊者此時傳顧命蓋在路門內之內朝不于廟中特以傳重大事加于尋常眡朝一等則被冕服自是元冕也徐幹中論卷上法象篇云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是說此經之義也

乃同召太保夷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釋文曰夷有釋南如使反彤徒冬反。案曰陸

氏古今人表形作師虎作留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

毛詩三之二下卷衛風謀與序疏。又十八之

二卷大雅桑柔疏

王曰彤如姓之闕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

王母弟治事蓋羣士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金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傳三十八卷。董道齊梁傳集傳卷六卷。陳師聖齊傳海通六卷上。陳樂古傳集卷六卷。

劉恕通鑑外紀三卷

傳曰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

次第家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

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

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疏曰太保是三公官各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

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

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人爲卿也天子三

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

召公領之畢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季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

禮次第爲六卿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于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

案曰鄭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者六卿分職法天地四時自虞夏至周皆同此將傳顧命而所召六人自是六卿召公爽稱太保畢毛稱公自是三公據伏生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鄭注君爽序蒼趙商同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三人爲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故云公兼官而又云以六卿爲正次者三公之次首太師次太傅次太保今乃以太保居首自是依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次不依三公之次且康叔爲司寇卽此衛侯適居第五司寇之次故云以六卿爲正次也蓋三公官不必備有其人則設無則闕惟六卿爲實職故當坐而論道之時則首太師次太傅太保當居末及作

而行之之時不妨太保居首太師太傅反居其後然則召公爽以冢宰兼太保無疑矣而畢毛二人未知誰爲太師誰爲太傅也若然太保既是冢宰依次則芮伯是司徒似當如僞傳所說卽鄭亦自言以六卿爲次而今乃以芮伯入爲宗伯則所未詳鄭必別有據也云入者蓋衛是畿外諸侯召芮彤畢毛亦俱是畿內諸侯而今皆爲王朝公卿故言入淇與詩序衛武公入相于周國語鄭桓公爲周司徒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蓋自古有此制也知召芮彤畢毛皆畿內國者鄭注周禮太宰職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是太保所食及毛畢皆畿內國也召地詳見召誥芮族巢命序鄭注云在圻內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彤諸儒竝不詳惟通鑑周紀胡三省注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州西南有彤城畢杜預云在長安縣南關若據云此名畢原非畢所之在渭水北者長安今陝西西安府治所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說已詳康誥毛亦不詳惟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秦州地毛泉見水經注杜不言卽毛伯國路

史或別有據合諸說觀之六國惟衛爲畿外餘皆畿內也王以彤爲姬姓者
史記夏本紀禹妣姓其後有彤城氏蓋據此其餘五國王以爲皆姬姓而又
以畢毛爲皆文王庶子者召公奭衛康叔封已見君奭康誥姬姓不待言芮
旅巢命序鄭注云周同姓彼疏云出世本作旅巢命之芮伯在武王之世今
此成王崩召公康叔輩武王臣皆在則芮伯亦當卽作旅巢命之人其後有
芮良夫當屬王時作誥以戒王見逸周書又作桑柔詩以刺王見詩序鄭箋
又諫厲王說榮公見周語韋昭謂是周大夫芮伯其後魯桓公九年又有芮
伯伐曲沃當周桓王世蓋皆芮伯之子孫畢毛者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
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于畢不言文王子周本紀云武
王伐紂毛叔鄭奉明水亦不言文王子但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之昭十六
國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邠是畢毛皆文王子管蔡世家數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中無畢毛劉向列女傳卷一母儀篇數太姬十子與此文畢同惟以管蔡當周公弟爲異亦無畢毛也故王意據此
以畢毛皆文王庶子而杜預解文王之子又有所謂毛叔聃者與鄭非一人
然則此經所謂毛公或鄭或聃未可知也太保稱名餘五人皆不名當是立

文偶然有異無義例也師氏疏引周禮者地官文虎臣傳以卽虎賁氏則夏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爾恐不獲誓言嗣茲子審訓命汝

釋文曰幾音機徐音

惟幾音

高反

傳曰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爾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救命汝

案曰傳以大漸爲大進篤者周易序卦傳云漸進也列子卷六力命篇云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殷敬頌釋文云漸劇也是大漸爲大進篤也幾爲危殆者釋詁幾殆皆危也說文卷四下幾部云幾微也殆也从攷从戍戍兵守也攷而兵守者危也是幾爲危殆也臻至亦釋詁文言困甚者論語述而篇鄭注云病謂疾益困是也彌爲久者說文卷九下冫部云彌久長也从長而聲是也今俗从弓非也審爲詳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詳審議也是審詳得互相訓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釋文曰重直龍反麗力職反肆徐以

至辰又
以制反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釋文傳曰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

案曰馬云重光日月星者日月星晝夜代明皆有光采禮記鄉飲酒義謂之三光桓二季左傳謂之三辰伏生大傳云舜時百工相和歌曰卿雲爛兮禮綬纓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子一人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篇云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二月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然則喻王者之光明皆兼日月星也太極上元云云者漢律歷志云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聯珠也說與此馬注同攷日月疊璧必在朔旦假使冬至在朔旦日月疊璧矣而五星未必皆會也計

日月長璧五星聯珠乃數千百季僅有之事或文武盛時有此瑞也傳以莫
爲定者周禮大司徒莫地守鄭注云定地守是也肆爲勞者說文卷三下帝
部云熟習也重文篆作肆今俗作肆肆習是有勞義也蔡邕石經達作通集
作就傳亦訓達爲通說文卷二下走部云通達也是二字轉相訓也釋詁就
成也傳亦訓集爲成是二字義同也毛詩小雅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云集就也韓詩外傳作就是集讀爲就與咎協韻
大雅大明傳與小旻同也

在後之侗敬逆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鄭文曰侗徐音同又
勳反馬本作訓

馬曰訓共也

釋傳曰在文武後之侗雅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

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案曰馬以侗作訓訓爲共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訓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

在夏后之訓徒紅切作訓與馬合而又以後爲夏后此孔氏古文真本也僞
孔改爲在後之侗成王自謙侗雅非也禮記祭統云鋪筵設同几鄭注云同
之言訓訓同爲訓亦取共義襄十三年左傳以屬諸夏定十年裔不謀夏堯

典蠻夷刑夏立政伴我有夏皆謂中國爲夏釋詁以後爲君則夏后之誦蓋謂中國君長之所共尊奉者謂天子也傳以迓爲迎者亦釋詁文迓當作訝也又以昏逾爲昏亂逾越者說文卷二下走部云逾越進也从辵侑聲別書曰無設昏逾羊朱切是逾爲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邁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釋文曰釗音趙反又音招徐之音反夫人如字同也

繼反一音墨馬鄭王作焉買如字馬鄭王作焉音勸用反。案曰注疏所未釋文自夫人以下皆脫去今從單行是本補入

馬曰鞞陷也釋文。案曰注疏。脫去從足本補入傳曰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

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于艱難勤德政和遠又和近安小大眾國勸使爲善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于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案曰傳以殆爲危釋詁文典爲起釋言文尚爲庶幾者釋言庶幾爲尚轉相訓也時爲是宏爲大亂爲治亦皆釋詁文冒貢馬鄭王作勗鞞者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勗勉也从力冒聲勗勉之義于此無取但古字多以音同假借

勗既从冒得聲故卽借爲冒也傳云冒進冒國有進義但貢字無解于義不足馬以曠爲陷者曠從曠省聲曠讀若坎坎義爲陷故訓曠陷也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勗曠也傳以非幾爲非危者非如易繫辭下傳禁民爲非之非說文卷十一下非部云遠也从飛下玃取其相背謂違理背義之事也幾訓危釋詁文

茲既受命還

案曰既秦邑石經作御茲字錄
變作既从息偏傳同御相國爾漢

傳曰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疏曰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南面鄭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南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南面諸侯臣少故卿南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南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還還本位者謂還本治

事之位

出綴衣于庭

釋文曰出如字徐尺逐反綴竹對反下同

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

明禮六卷天官幕人疏

傳曰綴衣幄帳徹出幄帳于庭

王寢北牖下東首反初生

疏曰

下云狄設黼炭綴衣則綴衣是黼炭之類黼

炭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于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帘綴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帳也帘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帘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炭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并出黼炭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炭幄帳之坐命訖復反寢處以病重不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于庭欲爲永備也傳更解徹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孝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鄭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知此時王亦寢北牖下東首反初生也

案曰鄭以綴衣爲連綴小斂大斂之衣者孝大記小斂衣十九稱鄭彼注尊

卑皆同大欽衣君百稱見鄭小宗伯注豫爲聯綴恐不及事也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給衾冒然而後制疏云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時制一時可辦是衣物難得者月制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日修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此皆謂大夫以下人君卽位爲禭不待六十引天子宜夏早成王崩季四十九喪具固宜早辦况疾已危殆欽衣尤不可緩故鄭云也立政綴衣是官名此綴衣是欽衣下文綴衣是握帳三解不同鄭惟取立義精確不嫌同文異訓也傳疏以此亦爲握帳攷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皋門內爲外朝應門內爲治朝路門一名畢門內爲燕朝卽路寢也王疾甚而發殯命固在路寢莊三十二年穀梁傳公薨于路寢正也此云出綴衣于庭卽路寢之庭也而下文王崩之後執兵者在畢門內經固有明文其四路所陳周禮典路疏引鄭注以爲在路門內又詩斯于疏引鄭志謂殯命陳設皆在路寢若此所出綴衣果是握帳則同一路寢也同一握帳也方欲設之乃先徹之何爲若是之紛紛邪况下文綴衣與黼屨相連故知是握帳此單言綴衣則非握帳傳疏非是當從鄭爲小欽大欽之衣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

釋文曰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案曰王崩鄭可崩。注周禮春官司几筵及天府者引作成王與馬同。

馬曰安民立政曰成

釋文

王曰成王二十八季崩

外紀三卷

傳曰明日王崩

案曰馬云安民立政曰成者選周書卷六謚法解文蔡邕獨斷同也釋詁云崩歿也曲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歿釋詁總解諸文故云歿也鄭彼注云自上顛壞曰崩劉熙釋名卷八釋名制篇云崩壞之形也礪聲也與鄭合也王注云云見外紀王注在宋當已無全本但劉恕博學所引宜不謬據此則王與鄭合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釋文曰俾必滿反伋於及反

傳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千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夏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疏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于門外之意于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于路寢門外夏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千戈傳言使桓毛二

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則似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干經者于時
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
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于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于齊侯呂
伋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
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
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案曰傳云臣子皆侍左右云云者文王世子云世子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
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有喜色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
齊元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是成王自不憚及崩康王
必常常侍左右今乃迎之南門外故解之爲欲殊異之故出而復迎也仲桓
南宮毛古今人表作中桓南宮髦古字通也仲南宮氏桓毛名昭二十三季
左傳有南宮極杜預注周卿士二十四季有南宮嚳注極之子疑卽毛後也
齊侯呂伋者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卷一上玉部云齊太公
子伋諡曰玨公玨又丁之異文也昭三季左傳齊使晏嬰請糴室于晉曰徹

福于太公丁公杜預注二公齊先君又十二卒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
呂級王孫牟變父禽父之事康王注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釋文云級音急
本亦作級是也齊世家稱太公之先爲四嶽佐禹平水土國語周語云胙四
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呂是呂爲侯氏也
傳又云桓毛二臣各執干戈又云侯爲天子虎賁氏疑皆是也釋爰爲于云
于齊侯索虎賁百人則非也何者爰訓于雖見釋詁但字有數義不可執一
僞孔解字惟專取一訓守而不變雖勝近世俗儒全不知訓詁者然太泥則
不通卽如爰字凡遇爰必解爲于今言于齊侯索虎賁百人不言索則于字
無謂言索則經文所無乃增之以足成其義謬矣且如此則侯不自行于奉
迎之禮不太簡略邪說文卷四下受部云爰引也从爰从于此經爰字當從
引訓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旅賁氏中士二人官相連比而旅之言衆旅
賁氏似虎賁氏之副貳據傳謂呂侯爲虎賁氏則桓毛蓋旅賁氏虎賁氏之
職大扈守王門則成王崩後呂侯正守此門今劍出在門外故令旅賁氏桓
毛導引虎賁氏呂侯共迎之也旅賁氏之職審紀則執戈盾此經二千戈明

卽桓毛二人所執而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彼鄭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此經虎賁百人明卽虎賁氏所屬之虎士知是桓毛親執干戈導引呂伋統率虎士共迎釗也

虎賁氏稱僅下大夫而呂伋太公之子居此

則秩雖微而責任重故俛以列侯人而兼領此職非其官止于此保

畢育者大率守門鄭注云非常之禮守在門

氏亦下大夫大夫保召公尚兼領之則呂伋兼攝虎賁氏不足異也

從是並聲闕東曰逆闕西曰迎金縢小子其新逆鄭注更自新迎周公此時欲正釗嗣子之位故傳亦云更新逆也傳以南門爲路寢門者卽下文所謂畢門亦卽所謂廟門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傳曰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疏曰釋言云翼明也惠大記云君大夫卒于路寢以諸侯蒙于路寢知天子亦崩于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人客所知翼室是明室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

案曰傳以翼爲明蓋經典皆以明日爲翼日遂有此訓其實翼是鳥翅自明至昏爲一日故從今日數來日爲明日又稱翼者明日次于今日如鳥之翼也豈可作昏明之明解乎下文有鹵夾室有鹵則必有東剝然釋名卷五釋

宮室篇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翼之爲義正所謂在兩頭者翼室卽夾室也成王夢于路寢則此翼室爲路寢前堂兩邊之室檀弓周人殯于鹵階之上據疏殯在堂上非室中然旣殯在鹵則宅憂自當在東且旣殯之後居倚廬在中門外東方此時未殯暫居翼室當亦在東可知更以下文設四坐參之有鹵夾無東夾以康王方居東夾故則翼室在東無疑傳以恤爲憂者蓼莪詩出則銜恤箋云親凶不得見恤憂也是也

丁卯命作冊度

釋文曰度音待洛反恐誤注云作冊者法度宜如字

傳曰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命康王疏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因作受策法度下憑几宣言是策書受命時升階卽位傳命後康王蒼命受同祭饗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癸酉蓋大欽之明日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漢書禮樂傳解詁注六卷。陳禮書傳集注六卷。

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

尚書疏。董道書集傳卷六。

傳曰那伯爲相則召公于丁卯

七月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惠用疏曰乙丑崩于今九日矣鄭云

大歛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歛皆以歛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于歛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也致材木供喪用謂梓與明器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梓及明器此既殯卽須材者天子禮大須預營之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梓之材

案曰鄭以癸酉爲大歛明日疏云云者意以大歛與殯同日據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但以來日數故自丙寅數至壬申大歛爲七日則癸酉恰大歛明日曲禮上篇云生與來日歛與往日鄭彼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歛明日數也歛數往日謂殯歛以歛日數也此士禮貶于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疏云云大夫以上則天子諸侯亦悉不數歛日然則除乙丑壬申爲七日是日殯歛故癸酉爲大歛明日也王云召公爲二伯者下文云太保率鹵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召公與畢公爲二伯也傳以材爲材木疏以爲梓引禮記證之者是檀弓下篇文彼疏云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存則人神均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是也疏又兼言明器者檀弓上篇云既殯甸而布材與明器材卽梓材明器鬼

器竹木瓦皆有之以送葬夏備物不可用殷則用生人器周兼之加偶人也

狄設黼屨綴衣

釋文曰黼音甫徐音補屨於豈反

傳曰狄下士屨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韃帳象平生所爲疏曰自此

以下至立于側階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也禮記祭統云狄樂吏之賤者也故以爲下士魯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魯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

云牖戶之間謂之屨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南爲屨郭璞曰愈東戶南也禮

云斧屨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屨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于

屨地因名爲屨是先儒相傳黼屨者屏風畫爲斧文在于戶牖之間考工記

云畫繪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屏風置之屨地故名此物爲黼屨也

經于四坐之上言設黼屨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

狄使設之下設四坐陳寶玉兵器輅車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

也

案曰傳云狄下士疏引祭統以爲樂吏之賤者但祭統作翟周禮內司服掄

狄關狄鄭注狄當爲翟翟雉名則狄翟通也疏又引魯大記云云彼注亦云

樂吏之賤者也傳又云屨屏風書爲斧文者春官司几筵注云斧謂之黼其
緇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之制如屏風然斧謂之黼釋器文明堂位云天子
負斧依彼及諸文多爲斧字若據本疏所引攷工記續人職云白與黑謂之
黼則以采色而言若據緇于物爲金斧其文近刃白近釜黑則以形狀而言
蓋取斷割之義覲禮注云以示威也知以絳帛爲質者周人尚赤黼屨當天
子之位當用所尚正色故知以絳帛爲之絳正赤色也依制如屏風者屏風
起于漢世屨當天子所立處之後若爲天子屏翳其風因取其名故覲禮天
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注云依如今緇素屏風也又注明堂位云斧依爲斧
文屏風于戶牖之間鄭輒舉屏風况斧依黼屨卽斧依也傳又云置戶牖間
者據司几筵疏引作其置竟戶牖間且釋之云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
滿戶牖間也其說詳後駁下文所設四坐惟牖間爲天子之正位有黼屨而
疏以爲四坐皆有黼屨恐非也此緇衣傳云幄帳是也而云復設者家上出
緇衣之文則非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釋文曰黼詩亮反幄賦緇反
純之尤反又之四反下同

鄭曰篋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尚書疏

皇者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全解三十八卷。禮記二十三卷。禮記二十三卷。禮記二十三卷。馬曰篋織絹。釋文。薛季直書。古文訓十三卷。王曰篋席織

蒟苳席蓋蒲席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尚書疏。又約王義。薛季直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傳三十傳曰篋桃枝竹白黑襍繪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

几不改作疏曰屬謂窻也間者窻東戶齒戶屬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大朝

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鋪宸宸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

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卽此坐也戶屬之間謂之宸彼言宸前此言

屬間卽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篋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

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

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屬間之坐卽是周禮成前之坐篋席之下二重其次

是纁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

文三坐禮無其事以宸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但不

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四坐皆左

右几也鄭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

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元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則云析竹次青玉肅云織蒟華席並不知所據也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錄謂之純知黼純是白緇黑緇錯雜綠之鄭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緇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元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仍几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諸侯之坐據周禮之文知之又觀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戾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戾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牖間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云案引覲禮云云明堂位注云云皆以戶牖之間言之此云牖間卽彼諸文戶牖之間舉牖以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卽是窓所謂窓東戶南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堂兩旁爲東南夾室卽翼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南序後室之兩旁則爲東南房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屬在其南南堂以南

向爲尊王位在戶外之鹵偏外之東所謂戶懸之間南嚮之坐也知戶在東者曲禮上云人子居不主與彼注云不敢當尊室中鹵南隅謂之與彼疏云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鹵南隅懸與無事故名與釋宮云鹵南隅爲與鹵北隅爲屋漏東北隅爲宦東南隅爲窆彼孫炎注云與室中隱與處彼疏云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鹵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與此皆戶在東之明證釋宮郭璞注云窆亦隱闇非也東南隅戶所在而可以言隱闇乎窆當爲窆說文卷七下宀部室鹵南隅與室東北隅宦竝與釋宮同惟室東南隅爲窆戶樞聲也烏皎切知釋宮窆乃宦之誤因宀部窆字注云窆窆深也烏叫切後人以窆交連文音又相亂遂爾致誤耳然則東南隅旣以戶樞聲得名則戶在東南明甚更以屬戶之間曰扃李巡郭璞皆云屬東戶鹵參之戶在東南則屬在鹵南可知若然鹵南有屬納日光則但爲室中最深處而不可言隱諸家言隱者亦非何則鹵北隅之屋漏鄭詩箋釋漏爲隱然則鹵北爲隱鹵南爲深而非隱惟東南獨以戶樞聲名之以其爲戶所在也又扃旣在屬東戶鹵而滿扃是南向正位必在堂正中爲室戶在東故戶鹵爲扃若戶本

在鹵而又以戶鹵爲辰則且偏于室之極鹵矣而可以設舖辰乎故知戶不在鹵而在東也若然則大雅斯干云築室百堵南其戶者何據彼鄭箋及疏考之凡室戶東屬鹵乃是定制尊卑皆同但大夫士之宮室其前堂雖亦有東鹵夾室而後室却只有鹵邊一室東邊一房無所謂東鹵房因其後半截只有東房鹵室故室之戶偏于東與東房相近以房戶之間爲正中今此天子之後室兩旁各有一房故就一室論戶亦在東而就大判言之戶已在東鹵兩房之中比之大夫以下一房者之室戶則已爲鹵其戶矣非實鹵其戶也

知士止有東房者斯干疏禮記禮記疏推鄭意天子墓小欽婦人鑿于室而塞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欽婦人鑿于房中以士孝男子恭疑在房婦人鑿于室無房故也士墓婦人鑿于室在男子之曲見諸侯之禮婦人鑿于房亦在男子之曲是有東房矣有東房自然有東房是謂辰有左右房士止一東房也知大夫亦止一房者鄭飲酒御射專于房戶之間賓庄共之而天子諸侯有東兩房則以室戶之鹵爲中大夫無東房故曰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

又明堂之制有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每室四俯開

戶每戶兩窻夾之共有四戶八窻今此獨一後室後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

其戶也然則彼云鹵南其戶其實仍是東南其戶與此經屬間南嚮爲在屬

東戶鹵不相背也據彼箋謂彼所築是天子之燕寢其制如諸侯之路寢益

匠人注言天子之路寢及宗廟其制皆與明堂無異斯干所說異于明堂故

知是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也今此成王崩殯陳設之地正是天子之路寢而其制乃與斯干所說燕寢同者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詳論其事以文王遷豐僅作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王入太室禋卽月令所謂太廟太室也若鎬京宮室則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崩于鎬京故塞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有東廂房如諸侯路寢之制不爲明堂制也其後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所作無復可因宣王中典別更起造自然依天子法不作諸侯制故知斯干所咏是燕寢其實則與顧命路寢合由成王顧命時仍諸侯制故也

又案曰鄭云箴析竹次青者說文卷四上首部云莫火不明也从苜从火苜亦聲周書布重莫席織蒻席也讀與茂同莫結切說文引書據孔氏古文鄭亦傳孔氏古文必不有異說文作莫鄭本可知僞孔好用俗字改莫爲箴孔穎達不識字不知箴之不成字遂以僞孔之茂入于鄭注不可以此而遂謂鄭作箴亦不可因鄭解爲析竹次青而謂其字當从竹也三國志六十四卷吳諸葛恪傳箴束其菁是時始有箴字若謂孔氏古文作箴則說文何不于

竹部引其文以爲从竹蔑省聲而乃于首部引之邪知鄭必亦作莫也但解爲析竹次青與說文異說文云織蕭卷一下艸部亦云蕭蒲本可以爲平席雖與馬王合恐非也僞傳云桃枝竹釋草桃枝四寸有節郭云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是也此說與鄭司几筵注次席合而與此經注析竹次青仍自不同鄭言不用生時席則奠席非次席僞傳亦非文字宜依說文傳注必宗鄭氏此說經科律所宜遵守也鄭又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者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黻純加次席黼純是生時屬間之位設三重席席各異物且異純不用奠席今則重席惟用奠是不用生時席也下文三席仿此皆非生時席矣疏以奠席卽是周禮次席與生前同是三重與鄭解異非也疏引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亦司几筵文司農注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書顧命云云鄭彼注云吉事王祭宗廟祿于室饋食于堂釋于筋毋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密禮略攷經言華玉文貝彤玉皆是有飾漆則變更其質不得以因其質解之司農注非是又此几席非設于殯前則非有饋奠之事

亦不得云奠几朝夕相因鄭注周禮未必卽尚書義疏卽用周禮爲說誤耳
蓋此言仍几者對席不因生時爲言嫌几亦變之故曰仍几明几則仍生時
也王肅以此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者疏引周禮司几筵大朝覲云云又引
儀禮覲禮云云肅據此故以此屬間之坐爲見羣臣覲諸侯其說是也又植
弓夫子夢坐奠于兩楹之間而云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子彼注云宗尊
也兩楹之間南而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爲君彼疏
云顧命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處視朝雖在路門外還坐當路寢兩楹
然則正當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據疏肅說四坐音與孔同故今遂移孔
傳爲肅注于傳不重出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級純文貝仍几

釋文曰底之履反

鄭曰底致也篋織致席也

尚書疏○薛季直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馬曰底青蒲也青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

釋文曰薛季直尚古文訓十三卷

王曰底席青蒲席也此旦夕聽事之坐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

傳曰東鹵廂謂之序底蕝萃級雜彩有文之貝飾几疏曰東鹵廂謂之序釋
宮文孫炎曰堂東鹵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蕝萃孔以底席爲

蕝華當謂蒲蕝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蕝蘭席蒲蕝謂此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各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飾物，稱魚于貝下。云餘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廵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蚺，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謂此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親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東序，鹵饗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燕禮云：坐于阼階上，鹵饗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鹵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鹵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考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而此，鹵序東饗，東序鹵饗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饗親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

同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鹵序者，釋宮東鹵牆謂之序。注云：所以序別內外。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序次序也是也。說文卷九下：戶部亦云：序東鹵牆也。與釋宮合下文陳寶疏云：序者牆之別名是也。傳乃改云：東鹵廂廂字在

戶部新附此俗字不可用釋宮又云室有東鹵廂曰廟者此字後人所改據儀禮當作箱傳好用俗字姑勿論但據彼部注云夾室前堂蓋夾室之前室是箱也而非卽夾室也至于序則是牆古者宮室之內以牆爲隔牆之外卽夾室堂與夾室共此牆若以序卽夾室已非况以爲箱乎此經東嚮鹵嚮之坐乃在堂上以其附近東鹵序故以序言之原與夾室無涉而傳乃以爲東鹵廂乎不但字俗義尤妄謬

又案曰鄭云底致也莫織致席也者底致釋言文謂密致鄭以上文莫席爲析竹次青故此亦言莫織致席馬王以上文莫席爲蒲翦故亦以此爲蒲而傳同之漢書八十二卷史丹傳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馬王說似出于此要于底字之義無取不如從鄭說確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鄭文曰要

鄭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

向音疏。薛季直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

八王曰豐席莞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向音康。又約王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傳曰豐

莞彩色爲畫雕刻鏤疏曰釋艸云莞苻藜郭璞曰今鹵方人呼蒲爲莞用之

爲席也又云葦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織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考工記云畫績之事襍五色是彩色爲畫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

案曰鄭云豐刮凍竹者未詳王孔皆以爲莞疏引釋艸樊光注引詩下莞上簟小雅斯干文鄭彼箋云莞小蒲也司几筵有莞筵蒲筵是蒲有大小爲席有異要非鄭此注義也畫純鄭以爲雲氣云云者鄭注三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氣解之如周禮幘人職畫布巾幘六辨司常職皆畫其象司几筵職畫純以及儀禮鄉射記凡畫者丹質禮記嚔大記畫氣鄭注皆謂畫雲氣蓋古人之畫有所取象者皆畫成物若旌旗服章射侯等是其欲用文采而無所取象者則但畫雲氣而已故此經畫純鄭亦以爲畫雲氣傳云彩色爲畫疏引考工記不如鄭注明析也傳云雕刻鏤者說文彡部云彫琢文也釋器玉謂之彫彫謂之琢雕彫通也王以此爲養罔老饗羣臣之坐者禮記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其文以東序爲明堂之東序此經所設几席據斯干疏引鄭志在

路寢不在明堂而王以東序爲養國老之坐者匠人注以天子路寢與明堂同制鄭志謂成王崩于鎬京鎬京宮室未爲明堂今欲于此傳顧命陳設几席自當放象明堂儀式也又以爲饗羣臣之坐者上節疏引儀禮燕禮彼文云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鹵鄉阼階之上當東序之前也推之天子燕羣臣則亦當東序鹵鄉之位矣又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遵設于東序下彼注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將私燕也檀弓疏云燕饗皆在阼階鹵面是饗與燕同故又以爲饗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

釋文曰夾工治反徐音燭筍息反徐云竹子皮爲席于前反紛字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案曰漆是水名此釋指言木名

則字當作奉

籩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筍之有筍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禮記二十

三卷總

馬曰筍筍筍

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引作筍。案似六書故二十三卷引作筍。案曰筍筍引皆誤。

王曰此親屬私宴之坐

尚書疏

傳曰鹵廂夾室之前筍籩竹元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約王義

疏曰下傳云鹵房鹵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同質異名天子

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中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鹵廂夾室

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艸云荀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荀是荀爲斨竹
紛組之小別鄭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紛綬一物故以元紛爲黑
綬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
私宴之事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鹵夾南嚮者上翼室案言在堂兩頭如鳥之翼卽夾
室今此鹵夾室也不設東夾坐者康王方恤宅于其中故也傳以鹵夾爲鹵
廂夾室不知廂乃夾室之前堂也溷廂與夾而不分謬已甚矣乃又以此坐
爲在鹵夾之前前字經文所無夏娵增之則愈有不可解者疏多附會傳于
此亦不能疏其所以在前之故攷鹵夾之前卽下文鹵堂有冕執鉞者立于
此又雜列一席于此何爲邪且此席列于鹵夾室之前堂而鹵夾中獨空溷
無物何爲邪且王肅以此爲親屬私宴之坐傳旣用之小雅湛露云厭厭夜
飲在宗載考彼序云天子燕諸侯彼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則私宴在黨中
甚明何乃以爲在室之前堂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鄭云筍析竹青皮引禮器爲證今禮器作筍俗儒改也說文卷五上竹部但有筍字竹胎也从竹旬聲思允切筍字則在新附非許氏原文是古無此字蓋筍字有二義以爲竹青皮則于負反以爲竹胎則思允反釋文並列兩音陸德明已不識字矣禮記聘義孚尹旁達彼注云尹讀如竹箭之筍彼釋文云尹依注音筍又作筍則知彼筍字亦俗儒改也今人但知筍爲竹胎則筍席之義不可解知爲竹外青皮則筍席者離析竹掾取其外青皮爲席也馬云筍筍竹部筍字注云竹筍也筍字注云楚謂竹皮曰筍是馬與鄭合也傳云籊竹籊字說文無筍也鄭又以元紛爲元組者司几筵注紛如紱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云組紱屬則紛亦可言組也李說文卷六下部首木汁可以繫物棗几以棗繫几也王肅以此爲親屬私宴之坐者祭畢而燕自在東序此當是平日無事而宴也

越玉五重陳寶

釋文曰重直谷反○案曰說文卷七下玉部云○玉也从王聲○玉古文保則書曰陳案案刀博夜切此部別出寶字而引寶在案字下不在寶字下則知字當作案訓爲藏今本偶孔改

也

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率國也

尚書

馬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

釋文

傳曰于東

鹵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疏曰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于也于者于其處所上云鹵序東嚮東序鹵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鹵序在東序者明于東鹵序坐北也序者嚮之別名其嚮南北長坐北猶有序嚮故言在鹵序在東序也鹵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寶器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越馬云越地謂南蠻百粵周書王會解備記四夷貢獻南方諸國無貢玉者其篇末又述湯令伊尹爲四方獻令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伊尹于是爲四方令正南旃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菑諸令以珠璣璠瑀象齒文犀翠羽苞鶴短狗爲獻不言獻玉是南方不產玉也馬說非是當從傳訓越爲于此一節爲總目下文也鄭云陳寶大事以華國者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歲焉若有大祭大禘則出而陳之是也傳云列玉五重在東鹵序坐北疏以序卽嚮別名嚮南北長坐北猶有片嚮者下文東堂鹵堂鄭注云序內半以前曰堂疏云謂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是嚮南北長也其東序固長足容几席陳設鹵序其前爲殯殯而

當留餘地爲獻請拜起地殯北爲鹵序東嚮之坐坐北列玉二重亦足容之

也

赤刀大訓宏璧琬琕在鹵序

釋文曰琕紆見反琕以再反

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

大也大璧琬琕皆度尺二寸者

尚書疏○鄭季直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黃度尚書說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周禮二

十卷春官天府疏○五

海八十七卷圭璧門

王曰大訓虞書典謨

尚書疏約正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傳曰赤刀寶刀削大訓

虞書典謨大璧琬琕之珪爲二重疏曰赤刀者刀有赤處刀一名削禮記少

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投穎削投柎鄭云避用時也穎鑽也柎謂把也然

則刀施鑽削用把削似小于刀相對爲異教文則通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衆

衆反遣弟典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典體動曰我見刀爲然赤刀爲赤削白

刀爲白削是削爲刀別名明矣大璧琬琕爲二重則琬琕共一重周禮典瑞

云琬圭以治德琕圭以易行則琬琕別玉而共爲重者形質同也考工記琬

圭琕圭皆九寸

案曰鄭云武王誅紂云云者周書克殷解商辛旣自燔于火武王適王所射

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史記周本紀言以輕劍擊之則輕呂劍名非刀鄭謂武王誅紂別有所佩之刀非謂卽誅紂之兵也禮記檀弓周人尚赤故刀亦飾以赤也又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者鄭意蓋總謂古先王王孔以爲虞書典謨先王多矣何獨舉虞書乎恐非也鄭又云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璧與琮相配據攷工玉人大琮尺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守之大璧自必亦尺二寸若琬圭琰圭據玉人職皆九寸鄭云尺二寸者以彼文九寸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自然較大故知尺二寸也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釋文曰
夷音求

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

尚書○疏李宜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二十八卷○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三國志十一卷○晉書○禮記○注○玉海八十七卷○玉璧門

東夷之美玉球玉磬

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玉海八十七卷○玉璧門王曰河圖八卦也

傳曰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

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疏曰三玉爲三重與上

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球是雍州貢也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然否河圖八卦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夏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

案曰鄭云大玉舉山之球者爾雅釋地云崑南之美者有舉山之金石焉石卽球也山海經大舉之山其鹵小舉之山其陽多瑇瑁之玉是舉山有玉也夷玉爲珣玗琪者疏引釋地東方之美云云鄭言東北蓋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固在東北說文玉部云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鄭與說文合馬注亦同也天球雍州所貢者皋陶謨夏擊鳴球鳴球是已成之玉磬其未成器者卽天球禹貢雍州所貢有球當爲磬材未經琢治豫貢磬備正以治之也三者皆璞云云者對上空璧琬琰皆已琢治

成形而言也河圖出河水者鄭注易繫辭引春秋說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是河圖出于河也王孔以爲八卦疏引漢書五行志爲證鄭但泛言帝王聖者所受者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錄圖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于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接筆寫之則周家世受河圖今成王初崩前代河圖皆在當皆傳寶之不但陳本朝所受故鄭廣指帝王聖者也

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

釋文曰鼗狀云及

鄭曰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鼗鼓大鼓也此鼗非謂攷工記鼗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鼗鼓同名耳周禮二十卷海官天府傳曰允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鹵房鹵夾坐東疏曰夏有允侯知允是國名也大貝大于餘貝如大車之渠考工記車圖爲渠大如車圖其形曲如車圖故比之也釋

樂云大鼓謂之鼗此鼓必有異故寶之鹵序卽是鹵夾鹵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鹵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鹵知此在鹵房者在鹵夾坐東也

案曰鄭引書傳云云者伏生書大傳也彼文云鹵伯既伐者紂囚之羸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之鹵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尾倍其身名曰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車渠陳子紂之庭紂出見之遷而觀之遂遣伯伐崇是其事也貝大如車渠者陸德明云渠車轉也非車渠卽貝也車渠蛤屬生南海中大者如箕背有渠壘如蚶殼攻以爲器如白玉此別爲一物非此車渠也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釋文曰兌從外反

鄭曰兌也兌也和也坐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

傳曰兌和古之

巧人坐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疏曰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于夾室之前也考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鹵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

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

案曰鄭云云者垂是巧工見堯典知四者皆人名也僞孔以鹵房東房卽是東鹵夾室上節傳云鹵房鹵夾坐東蓋僞孔謬以鹵夾南嚮之坐爲在鹵夾之前之堂上故以大貝等爲在鹵夾南嚮之坐之東此節傳云東房東廂夾室而東夾室則康王方恤宅于此故疏推傳意以戈弓等陳于東夾之前之堂上矣其實皆大謬也前堂後室古人定制說文卷十二上戶部云房室在旁也从戶方聲蓋房各有戶故从戶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房旁也在室兩旁也與說文合然則夾室在前堂之兩頭房在後室之兩旁是房在夾室之後矣當魏晉之時古人宮室之制猶可攷僞孔自當知之而乃以房爲卽夾室是故爲謬言以欺世邪抑真懵愚無識而然邪且如其說則几席寶玉等皆在堂上無有在房室中者矣何悖謬至此也攷前堂後室堂有兩楹其中卽楹弓所謂兩楹間堂東鹵牆爲序序外爲夾室自兩楹傍至東鹵序各廣三分楹間之一後室之廣如前堂之楹間是後室固在前堂之後而較隱于前堂故後室兩旁之東鹵房雖當東鹵夾之後而較廣于東鹵夾又各

延及于序內之北

即前堂兩楹旁之北

鹵房當鹵夾後以東東房當東夾後以鹵也房雖

與室連比其間有墻以間之各不相通故各于南隅設戶以通于堂其後室

之中東鹵北三面皆墻惟南一面東爲戶鹵爲屬故鹵房之戶出于鹵序內

室屬之鹵東房之戶出于東序內室戶之東也

戶皆在東南側惟東房之戶則在鹵南隅因欲通于堂故如此

其所陳

寶玉在鹵房者陳于東墻下在東房者陳于鹵墻下知者上文鄭注云陳寶

以華國也則必不陳于扉隱之處今陳于房中必鹵房東墻下東房鹵墻下

各當房戶之直北前堂皆得見之故知必陳于此也其房戶之外卽東鹵序

內之地各有所陳今房中所陳直戶之北正與東鹵序之所陳南北相直鹵

房直鹵序所陳之北東房直東序所陳之北也

大格在賓階面綴格在阼階面先格在左塾之前次格在右塾之前

釋文曰阼才故反塾音讀一首

首○案曰周禮鄭注引此經四格字皆作路今本內皆作格說文卷十四上車部云格車輪前橫木也然則格乃車上一物何得爲天子車名春官巾車典路及明堂位禮器考特牲皆作路鄭巾車注云王在焉曰路禮記禮運注云君所乘車曰路是作路非也鄭引作贊訓大則作贊爲合今作格亦假借也鄭字在說文卷十三下土部新附中此俗字下可屬當假借作賦也

鄭曰天路玉路贊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

塾謂在路門內之鹵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路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

對在門內之東北面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不陳金輅革輅

木輅者主于朝祀而已

尚書疏約鄭注○林之齊則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疏傳三十八卷○周禮二十七卷春官典路疏○案曰此條鄭注尚書疏所引以先輅爲金輅

金音作象其下不陳象輅革輅木輅云云象當作金二字五誤又但言先輅是金輅而其上不言大輅是玉輅明保脫一句此則本之誤據周禮疏增改馬曰不陳戎輅者兵事

非常故不陳之

尚書疏○王同○林之齊則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疏傳三十八卷傳曰天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望前北面

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疏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

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

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于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

輅也而前者據人在堂上而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較向南也地道尊右

故玉輅在鹵金輅在東此經四路兩兩相配大輅綴輅先輅次輅二者各自

以前後爲文玉輅金輅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

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

耳鄭周禮注云革輅輅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輅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

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

于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于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云孔意當然也鄭以大輅玉輅先輅象輅緞輅玉輅之貳次輅金輅之貳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南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南爲上由王殯在內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南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主故也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路禮也

案曰鄭以大路爲玉路者大戴禮卷十二朝事篇云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巾車云王之五路一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彼注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然則大路卽玉路也明堂位云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天子之禮也被注云旌旗畫日月明堂位大路與禮器大路繅纓一就據鄭注俱是殷路所以與朝事巾車之十有再就者不同

要大路是一故旂章則同雖繇纓不同不害大路卽玉路也鄭又以養爲次謂是玉路之貳者望文爲說也巾車于玉路貳車無文而朝事云大路貳車十二乘是大路有貳也鄭又以先路爲象路者巾車無先路其名惟見此及郊特牲郊特牲無注而于此必以爲象路者鄭以此經陳設皆爲將傳顧命欲以華國所陳之車主于朝祀而已巾車云玉路以祀象路以朝貳次是副貳皆無名旣以大路爲玉路故遂推先路以爲象路也若然巾車云象路朱樊纓七就而郊特牲先路三就不同者郊特牲所說亦是殷制與大路之纓纓殷周不同者一例不害此經先路是繇纓七就之象路也又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疏引彼孫炎注部璞注卽用之冬官匠人有門堂被注云門堂門側之堂亦引釋宮此文以證是也又以次路爲象路之貳者次是次于先亦望文爲說也又云象路在路門內之南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與玉路之貳相對者本疏引鄭志蒼張逸詩疏引鄭志蒼趙商皆以此傳顧命陳設器物在路門內之路寢下文云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是經有明文也以賓階在內阼階在東皆是路寢之堂階南嚮則內爲

右東爲左塾是門側之堂在路門之兩旁北嚮則南爲左東爲右故在右塾前者與在鹵階者相對在右塾前者與在東階者相對也又云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以五路止陳其二故云云也上文東鹵序几席及列玉陳寶皆先言鹵後言東今四路正者皆在鹵副貳者皆在東疏謂因王殯在鹵固然矣其實亦因喪尚右故也檀弓云孔子與門人立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耆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鄭彼注云喪尚右右陰也是也馬王云不陳戎路云云是馬王與僞傳同以大路爲玉韞路爲金先路爲象次路爲木故惟不陳革路也凡馬王與鄭異者傳必違鄭而從馬王類如此也但鄭云主于朝祀則革路以卽戎木路以出不陳宜矣金路以賓與朝同屬賓禮而不陳者旣朝而將嚮食則陳金路迎賓今喪中陳設無取禮賓故也

又案曰鄭以左右塾爲路門內者鄭意以下文執兵者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以此推之則知几席寶玉車路等一切陳設皆在路門內此于經固
有明文也此篇自召羣臣發顧命及崩而殯于堂上與夫一切陳設并傳顧

命時行禮拜奠獻饋諸儀皆在路門內直至諸侯出廟門方結過路門內事
繼敘路門外事經文門凡三見曰道子劍南門外曰立于畢門之內曰出廟
門埃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此而言一指殯所而言三名一實
皆路門也下文王出亦出路門故知王出以上所敘皆路門內事也且天子

三朝五門泉門內之外朝應門內之治朝皆平地無堂階

小宗伯注云宗廟祫禮在
應門內之左右階人云外

有九室九廟制焉注云九室如今朝室諸禮皆
事處此當在應門內之左右中間則皆平地

君乘車出入登下皆在路寢之階前見樂師

注蓋因自路門直至泉門皆平地故可行車匠人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

應門二徹參个特言此者亦以路門應門皆可乘車出入故云然

治朝無堂階不
設几席視朝之

時聖臣皆立不坐諸侯亦然論語子罕篇拜下
升室皆在路寢非治朝治朝無堂階何升與下之有

然則自路門以外堂且無之又何陳設

之有知此篇自發願命直至王出以前皆路門內也釋宮云室有東鹵箱曰

廟無東鹵箱有室曰寢郭注以東鹵箱爲夾室之前堂于無箱有室則注云

但爲大寢此有兩夾室有夾卽有箱似不得名寢但月令仲春寢廟畢備注

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云廟是接神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

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鹵廂有序階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

東鹵廂曰廟無東鹵廂有室曰寢然則釋官所謂寢乃廟中藏衣冠之寢與凡爲寢不同鄭荅趙商張逸謂正禮天子路寢如明堂成王儲京宮室因舊未及改作權用諸侯之制路寢有左右房不爲明堂制孔穎達因此說以次差之謂天子路寢既應同明堂則燕寢當同諸侯路寢故顧命之有夾有箱有左右房者本天子燕寢之制也成王崩殯必在路寢斷無在燕寢之理卽在燕寢尚應有夾有箱安得無箱之寢而殯之乎然則釋官之文不可以疑顧命而謂其有箱非寢明矣

特性備舍是謂與之士祭禮非天子之士其位爲亞車尚有几席兩

致在明堂故注以爲與夾室之前近南成禮卽釋官注夾室前堂謂之廟在與室卽在與廂故云與夾之前近南也由此觀之諸侯之士其廟中尚有夾有箱則無夾無箱之殿法惟此入方如此後歷歷廟殿則制雖惟據天子然以次推之諸侯大夫必無無箱之殿矣况天子乎

知此

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實在路門內之路寢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釋文曰弁皮衣反象快發反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頰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

芟刈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玉藻一百五十一卷兵制門

傳曰

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章弁惠三隅牙路

寢門一名畢門疏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章弁也鄭元云云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誥三禮曰云雀弁

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
執兵宜以韋爲之異于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
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下
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一名畢
門也

案曰鄭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者鄭注儀禮士冠禮云雀弁者冕之次
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是也又云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者周禮弁師
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紕五采藻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紕
鄭彼注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紕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又云諸公之
藻旒九就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鄭注云侯伯藻七就
子男藻五就孤藻四就三命之卿藻三就再命之大夫藻再就是冕皆有藻
也雀弁之制延紕笄紕皆與冕同惟無藻爲異耳然則冕而無藻卽與雀弁
不異而鄭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雀弁則似無藻之
冕仍與雀弁不同者賈氏士冠禮疏云冕者倪也氏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

雀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則雀弁與無旒之冕但有低邛之分仍不害爲同制也說文弁訓冕也冕訓大夫以上冠也冠訓弁冕之總名是弁冕散文可通對文則異也傳以畢門爲路寢門者鄭司農衆注天官闢人路門一曰畢門注秋官朝士亦云然鄭皆不破彼闢人疏云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爲終畢是也知路是大者夏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云大寢路寢也冬官匠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是也知畢是終者闢人朝士注及明堂位注皆以路門居天子五門之末是也又名虎門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注云虎門路寢門也又稱官門太僕縣衷首服之法于官門以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二事相涉知官門卽路門也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

釋文曰綦音其馬本作綦夾徐工怡反音侯徐音士。案且案說文以王書改也說文毛詩疏爲身作宜以之

鄭曰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戈卽今之句子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毛詩四之四卷鄭風出其陳門疏。

又七之三卷青黑曰騏。又二十一卷青黑曰騏。李校黃禮毛詩集解十六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馬曰騏青黑色

文釋王曰綦赤黑色。尚書疏。林之

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傳曰綦文虎子皮弁亦士堂廉曰凡士所立處疏曰大夫則服冕

此服弁知亦士也廉稜也立在堂下近于堂稜

案曰鄭云青黑曰騏且引詩以證者說文馬部云騏馬青騏文如博碁也騏是黑色故鄭云云謂騏弁色如馬騏文也王肅妄改騏作碁而偽孔氏從之今攷毛詩曹風其弁伊騏鄭箋騏當作碁以玉爲之正義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會逢中也璫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碁引此詩云其弁伊碁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碁飾七子男碁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碁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碁以玉爲之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碁者以顧命之文于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于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皮弁無碁飾矣故弁師注云士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皮弁無玉碁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碁玉之皮弁矣僞孔牽于彼文妄改爲碁又以士弁無碁飾因解爲鹿子皮恐皆妄也鄭又云戈卽今句

子戟者鄭注夏官敘官司戈盾及攷工記冶氏并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並同舉漢時名爲况也冶氏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司農注云援直刃也胡其子則句子戟者以其胡名之也釋名又云戈過也所刺搆則決過所鈎引則制之弗得過所刺搆蓋謂其援所鈎引蓋謂其胡搆雄方言卷九云戟楚謂之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鈎吳揚之間謂之戈此則以戟無刃者爲戈觀經言戈上刃而冶氏所言戈戟之援皆其鋒刃則方言疑非是說文卷十二下云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戟有枝兵也此最明析據攷工戈一援一胡戟則一直援一枝援又一胡枝援亦是其胡子蓋戟从戈从幹有二援則枝幹多非但一橫之而已是戈戟之異不在有刃無刃也祀者郎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云祀音侯古文尙書作祀今隸書變也張揖廣雅卷七釋室篇云祀砌也砌俗字當作切張衡南京賦刊層平堂設切厓隙李善云切與砌通呂向云刊削也層衆堂高也厓隙邊也削衆其階令平高設切以爲厓隙是也傳以爲堂廉者漢書賈誼傳云人主之尊如堂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是也經言夾兩階祀者階祀雖相連階非卽祀不得以

夾階卽是夾阼蓋夾階者二人一在鹵階之鹵一在阼階之東相嚮而立夾
阼者二人一立于東南堂隅之東一立于鹵南堂隅之鹵當前廉之兩旁厓
下皆南嚮經合言之者以四人兵服同也知夾阼者皆南嚮者以堂高九尺
人長八尺旣當堂廉之兩旁厓下若相嚮則皆面厓矣故知皆南嚮庭中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鹵堂

鄭曰劉蓋今鏡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傳曰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于東鹵廂之前堂疏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
自元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元云云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
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于東堂鹵堂者當在東鹵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
之人也

案曰鄭云劉鏡斧鉞大斧者劉鉞相對當相似說文卷十二下戍部云斧也
从戈ノ聲今作鉞者俗字不可用然則戍是大斧劉必是戍之類故推以爲
鏡斧也又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者序是東鹵廂序外是夾室則序內皆爲堂
然序內當東夾鹵南夾東者中堂也是爲半以後其半以前則自楹間以及

堂廉皆是若東夾之前爲東堂鹵夾之前爲鹵堂是亦序內之半以前卽東鹵箱也觀禮記凡俟于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特牲鹵堂注云鹵夾室之前釋宮東鹵廂郭璞注云夾室前堂謂夾室之前堂爲廂也廂字在說文广部新附古無此字不可用依儀禮當作箱昭四年左傳其饋于个杜預云个東鹵箱是也匠人明堂五室其實則十二堂再以月令攷之中央太廟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鹵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鹵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鹵堂曰總章左个鹵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鹵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此經東堂鹵堂卽左个右个也僞傳云東鹵廂之前堂卽以廂爲夾非也

一人冕執殳立于東壘一人冕執壘立于西壘

釋文曰殳音通壘其反殳音通壘

鄭曰殳壘蓋今三鋒矛

尚書。林之甫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解三十八卷。玉璽一百五十一卷。

傳曰殳壘皆職屬立

于東鹵堂之階上疏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墜也則墜是遠外之名此經所



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墜鹵墜


知在堂上遠地當于序外東鹵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鹵堂之階上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瞿蓋亦二器相似故鄭以爲皆三鋒矛也說文卷十二下

戈部云殘周制侍臣執戣兵也从戈癸聲瞿則無見卷十四上金部新附有

鑕字注云兵器也此後人因顧命妄造此字耳不可信也惟王休噴堂集古

錄卷上商瞿父鼎銘云瞿字作雙目而中从蓋古文瞿字疑此兵器

之形似此古文瞿字其上鋒刃似雙目其下柄似故遂以名之與然說文

卷四上瞿字爲部首但云鷹隼視也从隹从用不收重文字疑不能定也

垂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垂遠邊也从土垂聲蓋東鹵夾旁之廉也堂基既

築土令高四面設切以爲廉在階之上堂之邊其南一面既謂之東堂鹵堂

其南北之深幾與序內半以後相等不須于堂外復留餘地而東鹵兩面則

留餘地謂之垂所以容人往來蓋東夾鹵邊之牆爲東序而東夾東邊亦必

有序序外卽東垂鹵夾東邊之牆爲鹵序而鹵夾鹵邊亦必有序序外卽鹵

垂儀禮鄉射禮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鹵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于堂鹵
矢在其上鄭注云上堂鹵廉言堂鹵廉則是鹵序外之廉矣彼下文又云主
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其上文賓與大夫之弓倚于鹵序者在鹵序鹵之廉
上也是東鹵序外之廉上皆有餘地卽垂也立東垂者東嚮立鹵垂者鹵嚮
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釋文曰銳以殺反

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肩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
之數側階東下階也

尚書疏。側階云云王同。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通六卷。毛居正六經正誤二卷。玉海一百五十

卷一王曰惠戈劉鉞戮畢銳皆兵器之名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八卷。

傳曰銳矛

屬側階北下立階上疏曰鄭王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
階上何由此人復共竝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爲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
階而已側猶特也此所執者凡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
爵弁恭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
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敘之也次東鹵垂次

側階又從近向遠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康成說耳路寢三階于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案曰鄭以銳爲矛屬者銳當作銳說文卷十四上金部銳字但云莖也無兵器解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註銳司徒主銳兵者漢書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顏注銳謂利兵銳皆作虛字無兵器解也金部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也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謂若允余準切據此知當作銳說文所引皆真古文鄭必與之同僞孔妄改銳唐人不知字并所引鄭注亦作銳矣皆非也漢書揚雄傳長楊賦有云充鋌叛者金鐵淫夷者數十萬人臣倂按字書無充字今俗以爲兗州字兗州本作沈此充鋌合作銳鋌漢書相承誤爲充字如淳乃云充括也師古又依孟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鋌小矛同可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于雄傳之末所謂臣倂者宋

祁謂是張佖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與鋌字相次則臣佖說是也鄭又云凡此七兵云云者如劉戎皆斧類詩伐柯傳云柯斧柄耶十二季左傳剝圭爲鉞秘杜預云鉞斧秘柄也則斧著柄者也銳爲矛屬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則矛施矜者也攷工記簠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鄭注秘柄也其下文鄭注又云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則戈秘亦名矜說文矛部云矜矛柄則矜柄通稱此云或施矜或著柄者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也簠人職云句兵禰刺兵搏鄭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禰則禰隋圍也搏圍也簠人又云凡爲父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鄭注云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凡矜八觚然則隋圍者柄也其手握處圍而握不及處爲八觚者矜也是矜柄固有異也戈長六尺六寸者攷工記文餘則無文故云未聞也鄭又云側階東下階者以側是偏旁之義故以爲東下階蓋康王方恤宅于東翼室兵衛宜盛故于此獨多一人且康王將從翼室出而受顧命必不率爾從室戶出至東室卽橫過楹間徑趨殯前若是之慢易簡捷也必當從東階降至庭中然後再從實階躋以

至殯前然則此東下階乃嗣王從翼室往殯所必由之處與西階不同故獨
多此一人鄭注確不可易也禮記雜記說諸侯夫人奔父母喪歸本國入自
闕門升自側階彼注云宮中之門曰闕門側階亦旁階也彼疏云闕門是旁
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也此謂東房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知
側階謂東面階也是也僞傳乃以爲北下階疏又申之云堂北惟一階側猶
特也攷儀禮士昏禮記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
云北堂房中半以北是東房之北爲北堂也大射儀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
北階是路寢有北階矣鄭注燕禮及大射儀皆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
自北階房中鹵面南上是北階在東房北堂之下也又北堂惟東房有之鹵
房無北堂故無階儀禮士冠禮云側尊一鄭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是側
有特義鄭匠人注路寢明堂同制明堂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今此路寢鄭
謂是因侯制有左右房不爲明堂制則東房正有一北階正當以無偶曰側
之義解之鄭豈不知而必以爲東下階者房本爲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
房北階乃婦人及進膳者所由今將傳顧命北階一無所事何用兵衛且此

地既不用婦人又無進膳者此階無一人升降乃置一執銳者于此孤立向隅爲此寂寂亦甚可笑若以壯觀瞻則無人能見若以防守此地向內卽是小寢有何足防執銳者不太覺無謂邪疏又安駁鄭謂立東坐者已在東下階上此人何復共立不知坐與階有別垂在堂廉上階在堂廉下彼立東坐者原不在東下階上此執銳者原在階不在坐豈相妨邪見者必在堂上疏說如此未足據又何足難鄭邪傳疏皆非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

案曰說文卷七下巾部常訓下裙重文作裳則裳與常同又卷十四下巾部無降字新附亦無鄭風維嶺朝廟子由傳云降升會風檢人前山朝降傳云降升雲降

官賦疏十經九曰降注云降紅皆與此經不合當作降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尚書疏。李斯等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卷服麻部。案曰黼裳說十字以意

傳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鹵階升不敢當主疏曰禮續麻三十升以爲冕

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麻冕蓋袞冕也周禮司服

享先生則袞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袞是王之上服于此正王之尊

明其服必袞冕也其卿士那君當各以命服卽助祭之冕矣袞鄭周禮注云

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

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言王賜諸侯云元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元云云是言貴文故稱之

案曰鄭云麻冕三十升布冠也者孔安國論語注云麻冕緇布冠也緇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是也布言升者所以辨其精麤也鄭注儀禮卷服傳云布八十縷爲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布之至細者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必倍于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又云黼裳冕服有文者周之冕服九章黼當其第八其等衰則自九章至一章凡五王備有焉據鄭注周禮司服云黼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則此黼裳當是黼衣之裳刺黼黻二章者是有文者也對下蟻裳形裳止以色言皆無文者耳傳云用鹵階升不敢當主者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泣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是嗣王當踐阼階今升自鹵階未敢當主也

鄭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釋文曰蟻魚鱗反

鄭曰蟻謂色元也卽位者卿鹵而諸侯北面

與齊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五天與尚書傳三十八卷。尚書六百八十六卷

服章**傳曰**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元**疏曰**卿士卿

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蟻蚍蜉蟲也裳色元如蟻故名之禮祭服皆元衣纁裳此獨元裳者卿士邦君子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保太史有所注者則純如祭服誓從吉也鄭元云云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案曰鄭云蟻謂色元也者說文無蟻字檀弓蟻結于四隅釋文蟻一作蟻學記注蟻蚍蜉也然則字當作蟻又作蠃釋蟲云蚍蜉大蠃小者蠃舍人曰蚍蜉卽大蠃也小者卽名蠃也方言卷十一云蚍蜉尚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蚍是色元也司服注服章無蛾故以爲裳色如蛾與上雀弁駢弁同也入者入畢門王殯在畢門之內路寢卿士邦君入畢門以聽傳碩命也鄭云卿內面者謂在中庭之東諸侯北面者在中庭之南蓋經言入卽位不言升階知皆陪位于中庭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傳曰執事各異裳形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疏曰此三官皆執事各異裳者各異于卿士邦君也形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卽宗伯之卿也

案曰傳以形爲纁者靜女詩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用卦鄭注云朱深于赤爾雅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與攷工鍾氏略同天官染人司農注云纁絳也而鄭于士冠禮朱紱注論染絳之法備用爾雅文乃云朱則四入與然則形赤是一朱與赤纁與朱深淺雖別亦是一故以形爲纁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作階階

傳文曰瑁真假反

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瑁一人奉瑁同酒杯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裴於之法。馬曰

同者大同天下

虞翻傳注

傳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

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作階升由假不嫌疏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

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于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非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于其位但文不見耳禮莫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是爵名也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各玉曰冑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濶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濶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冑之刻處冑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冑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濶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濶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冑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闕狄等也此瑁惟冑圭耳不得冑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冑也作階東階也鄭注禮注云作猶爾也東階所以答醕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南階南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

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盟洗在東故由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傳以承亦爲奉者說文手部義也列子黃帝篇云呂梁懸水一丈夫游之孔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張湛注方言出澗爲承出澗有升舉之義此兩手奉圭故云承也傳以介圭爲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者介大釋詁文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大雅松高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部璞注引作玠玠介同也彼箋亦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諸侯之瑞圭自九寸以下不得有尺二寸尺二寸則天子之鎮圭卽疏引玉人云云者是故王錫申伯以爲其寶不得執爲瑞信今將傳顧命故奉以奠于位也鄭云宗伯之長三人使其二人者同瑁兩物兩手奉一物故用二人奉之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二人爵等而自有差使其上一人與大宗伯爲二也鄭又以同爲酒柸者裴松之引虞翻別傳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瑁古同字似同從談作同旣不覺定復謂爲柸謂之酒柸甚違不知葢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柸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推

翻之意因說文卷一上玉部古文琯字作珎遂以爲經文本當作上宗奉珎
無同字祇緣今文作珎傳寫分爲兩字遂誤作珎珎後人以珎似同復誤作
同珎鄭不能覺定其誤從而謂爲栝馬融雖不能覺同爲誤而猶不解爲酒
杯故訓爲大同以同珎配介圭尚爲近理又據翻所見別本竟有同旁益金
訓爲璽者故翻以爲二說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此則翻駁鄭之意也翻見經
典無以同爲酒栝者獨此一見故不肯信其實則大謬不然也假如其說則
下文乃受同珎亦當作珎乃受珎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醕用以齊者
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珎乎豈珎亦可酌酒乎若非酌酒則珎是鎮圭重器莫
于坐以示王之爲主者也乃于此獻醕行禮之際屢相授受如兒戲何爲乎
翻真妄人矣璽起秦漢周初安有此乃云猶愈于元更妄矣鄭注其詳不可
得闡推鄭意同蓋圭璽可盛鬯酒者故鄭以爲酒栝也下文太保以異同秉
璋以醕則彼同是璋璽矣半圭曰璋璋璽亞于圭璽禮記祭統云若執圭璽
祿尸太宗執璋璽亞祿是其差也太保以醕之同既是璋璽則此同王將受
以祭者自是圭璽也傳云珎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璽信云云者說文玉部云

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是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階御王册命

鄭曰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賓階南隅讀策書以

命王嗣位之事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傳三十八卷

傳曰太史持册書頌命進康王故同階疏曰

太史持策書欲進王故與王同升賓階不言王面北可知也

案曰鄭云御猶嚮也者御卽迓字迓之言迎迎則必向也王由賓階升知此時立賓階少東者以太史隨王升階將由其南讀册王自當少東避之也知太史東面于賓階南隅者禮記少儀云詔詞自右此以成王命詔王當立殯之右故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子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釋文曰憑皮冰反下

皮彥反徐扶鈔反影偏小反

王曰天卞大法

傳曰

大君成王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命汝繼嗣其道言

任重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

大教教成王意微微我淺末小子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

案曰王以下爲法者卞卽冠弁之弁說文卷八下兒部尙字注云見也周曰
兗殷曰喁夏曰收从兒象形重文尙字注云籀文兗从井上象形今隸變作
弁者从孺省也又重文尙字注云或兗字此卽今隸變作卞者也漢成紀贊
卞射武戲應劭曰卞射皮卞而射也則弁轉爲卞久矣此經大卞卽大弁然
則弁得法訓者卷七下口部囙字注云弁冕之總名也从一从元元亦聲冠
有法制从寸是由弁居元首而有法制故訓法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釋文且咤陸厥反字本作宅又音徐又音此又音棧
反說文作寗丁故反寗爵也馬作寗與說文音義同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

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

尚書疏。蓋肅者樂傳新錄
注六卷。陳禮贊傳纂注六卷。

王曰咤奠爵

尚書疏。蓋肅者樂傳
新錄注六卷。陳禮

考禮記
疏六卷

傳曰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于三故酌者實三爵于王王三進爵

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疏**曰王受册命之時立于鹵階上少

東北面太史于鹵鹵南東面讀策書讀畢既訖王再拜上宗于王鹵南北面

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于

兩楹之間酌酒乃于殯東面立三進于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于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吃天子執琯故受琯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元云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琯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琯以授人禮成于三酌者實三爵于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爲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于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于地也經典無此吃字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吃爲三奠爵也鄭元云云與孔異也

案曰鄭以宿爲肅云徐行前曰肅者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特性饋食禮乃宿尸祭統宮宰宿夫人鄭于彼三經故注云宿讀爲肅

附大樂五季終前山舍利塔路有京

光府大興縣御蕭鄉卽從宿川也

是宿與肅通釋詁肅進也是行而前也士冠禮乃宿賓注亦云

宿進也是也又云却行曰吃則因爲孔作吃作疏者并鄭注亦引作吃說文卷七下口部託奠爵酒也从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當故切鄭本

必亦作罷但解則異訓爲却當亦以音近得訓也王既受同瑁自當稍進近
殞前既三祭則却就本位此祭謂灌祭也說文卷一上示部云裸灌祭也是
也小宰注云天地大神不祿人道宗廟有祿祿有二將祭用圭瓚盛秬鬯酒
灌地求神然後迎尸及祭用圭瓚秬鬯獻尸尸受酒不飲但沃茅灌地今此
權禮非吉祭未必有尸故王代尸祭酒傳以宿爲進爵啗爲奠爵則嫌文經
備禮此喪中不當如吉祭備禮故鄭但以宿爲進罷爲却王孔非也

上宗曰饗

傳曰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疏曰酌福酒以投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
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啐至齒與再拜禮于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禮特
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
此非大祭故于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王取同啐
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太保受同降

傳曰受王所饗同下堂反于篚疏曰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于篚也上宗讚

王以饗福酒卽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于篚既飲皆反于篚知此下堂反于篚也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釋文曰酢才各反○案曰酢當作酌說文卷十四下酉部云屬主人進客也或作酌酌者酌主人也在各切酢醜也念故切醜酢也素官切今俗酌酢和亂

傳曰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醑祭牛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醑疏曰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鹵報祭之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乃秉璋以醑祭于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配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醑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醑訓報也故報祭曰醑飲酒之禮稱獻醑者亦是報之義也

案曰傳云盥手者說文皿部云盥手也从臼从水从皿臼爲兩手兩手掬水臨于皿上象人盥手也傳又云半圭曰璋者何休公羊定八季傳注及毛詩

斯干傳鄭周禮大宗伯注俱有其文圭首上銳兩旁各剡寸半其銳者正璋首則惟剡一偏其一偏則衰銳上出形如半圭然故半圭曰璋也傳云璋臣所奉者此王肅義也大雅棫樸奉璋哉哉王肅云璋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此文爲證鄭則以爲璋瓚肅又難鄭云圭瓚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小雅斯干毛傳云璋臣之職其意以人臣行禮當執璋棫樸傳惟解璋不言瓚其意亦不以爲祿獻所用肅故據此難鄭肅于毛詩注如此則注尚書可知僞傳專從馬王而違鄭此傳與肅毛詩注合故知必肅義也如其說則璋似禮神之玉春官大宗伯冬官玉人禮神各有玉簋于神坐金滕周公植璧山海經亦屢言玉禮神今言秉璋以醑必非專言禮神反畧祿祭不言明璋卽是異同亦卽是璋瓚且經典說臣行禮亦用圭璧非必用璋者故疏不用傳義別引祭統君執圭瓚祿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祿以解此經秉璋卽是亞祿也郊特性云灌以圭璋知灌地之璋瓚得單名璋也彼棫樸鄭箋云祭祀之禮王祿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祿以璋瓚詩鄭王異義如此據詩以例書則此疏所引祭統云云殆卽鄭義孔穎達心有不安于僞傳

而疏家體未便立異故隱鄭名與彼祭統注云圭瓚瓚瓚裸器也以圭瓚爲柄酌鬱鬯曰裸今旣以瓚瓚亞裸解此太保秉璋則上文王所用以祭之同自卽圭瓚二瓚皆名同殆猶弁冕皆名冠與然酌字之義疏猶未得蓋秉璋者秉之以裸獻耳下言以酌謂旣獻則自酌也周禮司尊彝職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及追享朝享于六彝六尊各用其二而其下輒云皆有彝諸臣之所酌鄭注云諸臣獻者酌彝以自酌又云朝獻請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據鄭注司几筵謂王酌尸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酌玉據祭統尸酌夫人執柄則后獻尸尸亦酌后可知據司尊彝注則臣獻尸尸不酌臣臣自酌也茲祭于成王殯宮雖不立尸異于吉祭然經言酌亦必獻而自酌也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疏曰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楫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極尊所受命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

拜者爲白成王言已巳傳順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巳傳順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蒼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蒼拜也王既祭則奠同于地太保不敢奠于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醑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于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于王不言拜于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太保受同祭齊

齊文曰齊才調反

傳曰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齊互相備疏曰太保乃于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齊至齒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于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齊至于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于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于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案曰此言祭者莫之地也太保秉璋既已祿祭矣今將飲福復奠之地如左傳祭之地王制獺祭魚豺祭獸之祭非祿祭之祭疏說非也上文王飲福酒疏補言跪而祭此經言祭亦猶是也傳以齊爲至齒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齊嘗也引周書此文爲證顧野王玉篇卷上第五十六口部云齊至齒也亦引此文爲證至齒是嘗也雜記小祥之祭主人齊之衆賓兄弟啐之鄭注云齊啐皆嘗齊至齒啐入口此則齊而不啐也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釋文曰宅如字
馬同徐始故反

傳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疏曰興再拜訖于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楨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楨敬所白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

太保降收

傳曰太保下堂王亦可知有司于此盡收徹疏曰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

司于是收微器物

案曰傳云太保下王可知然則太史太宗宗人等皆下可知也傳又云盡收微者總指上文所設几席寶器四路盡收之也

又案曰自此以上所敘成王崩而殯于路寢堂上一切几席寶玉陳設皆在堂上殯前又留餘地爲傳顧命時行禮拜奠獻饋之地攷匠人明堂東鹵九筵南北七筵賈公彥疏云周人殯于鹵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四尺半得容殯者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鹵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者直制同無妨大矣檀弓孔穎達疏亦云路寢制如明堂明堂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則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明堂位疏亦與匠人賈疏畧同賈孔疏三條皆從伏生書大傳及鄭注推衍得之路寢之堂南北更深于明堂之前堂一丈有餘所以堂上得容殯今鎬京路寢雖爲諸侯制小于明堂但既爲三室較彼明堂五室少其二室則堂上轉愈寬深所以容殯外

尚得設三坐陳寶玉并獻醑拜起餘地也

諸侯出廟門俟

案曰俟當作坎林史反俟訓大則是二字

傳曰言諸侯卿士以下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疏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于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案曰傳云言諸侯卿士可知者此諸侯即上文卿士邦君入即位者內惟齊侯衛侯爲畿外餘皆畿內非下文所云鹵方東方諸侯也彼諸侯須二伯率之乃入耳始時竝未先入路門至殯官之前疏誤也廟門傳疏以爲殯處故曰廟即路門者即上文一名畢門者也禮記雜記云至于廟門不毀將遂入適所殯是謂諸侯歿于外而歸至殯所是亦謂殯官爲廟鄭小宗伯注又謂之殯門猶此經稱廟門也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似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若然則自殯處而出廟門安見非宗廟之門而傳疏必以爲路門者禮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且此文陳

兵衛于畢門內畢門卽路門則殯在路寢明矣安得在宗廟乎若左傳所云
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
殯于曲沃則衰世不遵周法不可據鄭志趙商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
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終就祖殯與禮記異未通其說
鄭荅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其末世諸侯何能同也然則此經云諸侯出廟
門者是卿士邦君出路門也出至路門外則在應門內矣此時太保畢公雖
亦同衆人出至路門外而且并出至應門外以將率諸侯入故餘人則皆序
立以俟也疏乃謂衆人盡出至應門外非也傳又以俟爲待王後命攷路門
外之治朝卿士邦君皆有班位故于此俟俟者俟王朝也僞孔欲于此下分
篇若言俟朝則文勢一貫不可分矣故拘待後命之說其實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疏曰伏生以此篇合于禮命共爲一層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焉鄭王本此篇自高祖

異篇夫其義也○案曰鄭馬王本

皆孔氏之齊今本乃變齊安改

傳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疏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
王卽荅拜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面也

案曰傳以王出爲出畢門者王亦出路寢門卽上文畢門亦卽廟門也應門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冬官匠人應門二徹參个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是也今據天官宰夫闈人夏官司士太僕秋官小司寇朝士冬官匠人諸職之經注及疏又據明堂位玉藻文王世子等篇之經注及疏并詩大雅緜篇論語鄉黨篇參攷之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皋門內庫門外爲外朝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九棘設嘉石肺石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立君于斯斯獄訟于斯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雉門闈人掌其禁而又謂之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設兩觀釋宮謂之闈冢宰謂之象魏一物三名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而太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于斯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寢太僕正其位掌楨相而族人朝于斯國宗人嘉事于斯燕射于斯王日聽政于斯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爲外朝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無舉應魯亦無舉應但庫門爲天子皋門制雉門爲天子應門制惟此爲異以上諸文皆

以康成鄭氏說爲定

外朝在東門外朝士注甚明而小朝卷注云在雉門外雉本當作東門已明言之三禮義宗及與典承其作雉使人遠無嫌或自相矛盾非也治朝然則外朝

言內朝玉藻記禮之奉八朝以日視朝于內朝朝於朝也入者日出而朝朝過路交職使人與人夫大夫退然後道不廢此內朝即治朝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內朝居者貴者以貴其在外朝則以官此以治門

外爲外朝者對路寢是朝今此經言王在應門之內者正治朝也傳又云立應門內

爲外朝其實亦在內朝之中庭南面者謂當宁而立也曲禮下篇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

天子曰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南面曰朝彼注云春見曰朝秋見

曰觀夏宗依春冬過依秋時當四月于周正爲孟夏于正歲爲仲春宜用春

朝之禮故當宁而立也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蓋觀禮時當

秋秋主義嚴等威故不下堂其禮行于文王廟中今儀禮見存觀禮篇言天

子衮冕負斧依是廟中堂上之戶廡間卽曲禮所謂當依而立若春朝受享

亦于廟而受享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爲廷

正末曰古宮室之制堂在案土

崇高廟殿皆有之有案卽有階階階外宮廟殿內朝禮士相見若在堂升見雙方階殿公升卽廟楹

可杜撰人疑階階而升是也若門外治朝門外外朝皆平地爲庭然案無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廟中也曾子

問當殿殿見天子而當殿失容則殿明在殿中也朝禮者受命于朝及朝士朝士等職言治朝外朝皆無升階

之文又人若出入乘車登車于殿殿前之下下車于階階之前見者官與術法鄭本之向者大傳禮治朝外

朝皆無堂階可乘車出入使有堂階

則九等七等之級車馬皆能升降乎

當依當宁既立言自應一側解之觀禮及明堂位

皆言負斧依則是背負然則當宁亦應是背負非面向據釋宮宁在門屏間

天子外屏則寧庭在路門外之門南屏北

鄭注風俗通云天子外屏外屏者經云吳氏南風入廟門天子外屏者出自屏南庭門南

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知是外屏南知此庭可知得省云南南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南謂之屏初之制此一節皆是在內向外言之略是外屏之南則門是屏門外之屏故書禮記云屏門外有屏即制屏門是此說矣又據郭注人君制屏門立處謂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于門外立以待諸侯之至此說亦是又引李注云此門內南則曰南次東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路門此則屏是而微偏正門是應門屏是以敬路門則于堂在路門外之南則屏是門制堂內外各二宇既在路門外兩旁則南屏應門之南屏向道向得云云亦通禮記此禮字內之說又改說文卷十四上寧部云屏禮也此字按與具部之貯字同門屏同字實

義與風俗通云屏者十二屏禮制有考定 此寧乃相期待事處諸侯未集于此待之既集

出寧至中庭背負寧南面而立負寧實負屏也

又案曰蔡邕謂明堂卽在王宮應門之內則此經應門者似明堂正門但明

堂位疏引鄭目錄云明堂在國之陽又引鄭駁異義用淳于登說并據孝經

接神契明堂在近郊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則鄭以明堂不在王城

宮內鄭注孔故彼文朝諸侯于明堂云云鄭注云朝之禮不于此周公權用之

也據此則鄭以正朝自在路門外不在南郊明堂故彼疏推鄭意以爲此明

堂應門非是宮內路門外之應門明堂無路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不可

涵以爲一然則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治朝平地爲廷無堂階蔡邕

當不謂明堂在此彼以明堂與宗廟爲一則在庫門內雉門外之東面又以

爲卽太學卽辟廡袁準譏其人神瀆擾必無此事且五門中既有廡門庫門
內左偏別有一應門豈理乎然則當從鄭明堂自在郊外此經應門與明堂
廡門無涉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王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曲禮○王天與尚書集傳三十九
卷○玉海一百三十一卷官制門

傳曰二公

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疏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
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
東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太
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南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
東爲右南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南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
北面也

案曰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者公羊隱五季傳云自陝而東周公主之
自陝而南召公主之詩甘棠箋云召公作上公爲二伯疏引鄭志張逸問云
詩傳及樂記武王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今召公仍其舊職率南方諸侯

而東方畢公率之是代周公爲東伯也

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

釋文曰乘
朱寶反

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禮記傳曰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賓諸侯也疏曰四馬曰乘乘黃是馬色黃

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季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

尾鬣以與之是古貴朱鬣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

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

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諸侯之享天

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奉圭兼幣幣卽馬也圭是致馬之物然

則此是二王之後享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

覲禮諸侯享天子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卷禮而行朝故略之

案曰鄭云此幣圭以馬舉二王之後以言者凡朝宗覲遇皆先朝而後享朝

宗遇禮也覲禮篇見在儀禮載其事并詳春官大宗伯秋官大行人小行人

春官典瑞冬官玉人等職中朝則執命圭爲信命圭者公桓侯信伯躬子蒲

男穀居則守之朝覲執以爲信至朝訖則行享禮本疏引小行人六幣云云
卽朝訖行享之事而圭以馬則居六幣之首又引鄭彼注謂二王後所獻今
此經云布乘黃朱是馬也奉圭兼幣幣卽是馬圭以致馬也是二王之後所
行之享禮也蓋入門卽奉命圭奠贄而行朝禮此義上節已該之此節專敘
享禮也鄭又云諸侯當璧以帛者二王之後惟杞宋今朝新君鹵方東方諸
侯咸在必不專是杞宋特經文不具耳故鄭補言之也鄭又云亦有庭實者
秋官大行人說朝事云廟中將幣三享鄭彼注旣用覲禮篇文云享皆束帛
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又引大戴禮朝事篇文云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
然則庭實又在圭馬等物之外故詩韓奕疏備引諸文而申之云三享者初
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今此經文亦不具
故鄭又補言之傳以圭馬卽庭實非也傳以布爲陳者昭二十六季傳百兩
一布杜注云布陳之是也又以乘黃爲四黃馬者詩鄭風乘黃傳云四馬
皆黃是也又以朱爲馬朱鬣者詩千旌疏引鄭駁異義說顧命之義文也又
以賓爲諸侯者覲禮侯氏入門右擯者講注云上擯告以天子欲親受之如

賓客則諸侯朝覲于天子爲賓也說文卷一上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據此則圭上有介字僞孔刪之者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玠攷工記玉人天子之鎮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之但松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鄭彼注云韓侯以特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云經再云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鄭本必與說文同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釋文曰壤如文反

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鄭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藩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過國客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諸侯拜送幣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疏曰成王始崩卽有諸侯在京者來朝遇喪也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受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注曲禮云春受質于朝受享于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

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云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

案曰鄭云此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者據儀禮覲禮篇所說則秋覲朝享不同時本疏引鄭曲禮注云云則春朝朝享并不同地今入門而朝卽布乘黃朱牽圭兼幣二禮同時同地竝行以塞中急遽故與常禮不同也鄭又云釋辭者一人其餘莫幣拜者稽首而已者一二臣衛云云則言曰其下再拜稽首則言皆望文爲說也傳云來朝而遇國吝者此本鄭義也詳康王之誥又云執壤地所出者正覲禮所云惟國所有朝事儀所云奉地所出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傳曰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竝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日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竊文曰美若克恤半九反西土

馬曰美道也釋文。王同。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傳曰**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鹵土之民

本其所起疏曰美聲近獻故訓爲道

案曰馬王及傳以美爲道者毛詩大雅板篇天之廬民傳云廬道也箋云道民以禮義尚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隣以免乎廬里之害又商傳云太公與三

子見文王于美里周本紀亦言鹵伯囚美里則美與厲通老子德經鑿遠篇不窺茨見天道釋文云美厲通板篇疏又云厲與誘古字通用韓詩外傳厲作誘說文卷九上△部美字重文作誘又古文作美然則美與厲誘竝同正當訓道此古義也

惟新陞王畢協賞罰裁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

高祖寡命

釋文曰寡音地是惟季反寡音性

王曰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傳曰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

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

案曰傳以敷爲布說文卷三下支部敷字注云敷也从支專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芳无切此節鄭注已凶則義訓之存于說文者當从之也六師六軍也夏官云凡制軍王六軍詩大雅常武云整我六師械櫜云六師及之小雅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鄭荅趙商問釋臨碩難竝以六師卽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也傳以高祖爲高

德之祖者曾祖之父爲高祖文王于康王爲曾祖父左傳昭十七年鄭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十五年王謂籍諒曰昔而高祖孫伯翳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爲高祖是得通稱故傳云云也王以寡爲寡有義見康誥

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釋文曰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釗命

鄭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季再巡狩餘六季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毛詩十九之一卷周頌詩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衛是禮記集說七十九卷傳曰不言羣臣以外見內疏曰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

案曰鄭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季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也又云至此積三十季者鄭于顧命篇首惟四月注云居攝六季爲季端此成王二十八季又

于金縢篇末注云周公居攝七季作洛誥明季成王卽政又洛誥篇末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季鄭注云文武受命皆七季而崩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然則從居攝六季數起七季致政明季成王卽政卽政二十八季崩上距六季制禮適三十季也又云再巡狩餘六季者秋官大行人云十有二季王巡守殷國則二十四季再巡守今三十季則再巡守餘六季矣又云侯甸男要服正朝云云者據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季季朝甸服二歲見者至此六季當三朝男服三歲見者至此六季則再朝要服六歲見者固當其正朝之期也然則此特朝者當是侯甸男要四服經乃言侯甸男衛不見要服故鄭推其故以爲要服國遠旣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或疑要服旣事遣之則衛服前冬來者何反不遣而猶留耶若衛服來時以王疾不得行禮則要服後來何反得旣事而遣耶蓋要服遠優恤之故遣衛服差近故留耳且周都豐鎬四方道里不均東方侯甸亦遠南方衛要反近周禮朝貢之歲不過言其大略未必拘拘定制鄭特以不見要服而推論之不

必泥也酒誥亦云侯甸男衛亦約舉之詞耳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釋文曰底至齊與訓絕句底之履反○案曰說王注亦以底至齊爲句孔連信

句爲

王曰丕平富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也底至齊立大中之道也

傳

曰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

案曰王以丕爲大釋詁文齊爲中釋言文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

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釋文曰熊音羆羆後反
反界必利反餘前至反

傳曰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君

聖臣良用受直端之命于上天大天因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施

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

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釋文曰鞠
音六反

傳曰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而法循之汝身在外汝心常當忠篤在王室各同心奉憂其所行
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羞辱疏曰覲禮天子呼諸侯之禮同姓大國曰伯
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

案曰傳云天子呼同姓諸侯曰伯父疏引覲禮云云曲禮下篇同此時在者
不獨同姓言此以該之也鞠子傳云稚子者釋言云鞠釋也義見康誥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褻服

鄭曰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褻服朝臣諸侯亦

反褻服禮褻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尚書疏○王天與尚書傳三十九卷傳曰已聽詔命

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脫去黼冕反服褻服居倚廬

案曰鄭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者三公稱公諸侯亦得通稱然是時
王朝之臣皆在故又云諸臣亦在焉也又云朝臣諸侯亦反褻服者釋止言
王釋冕反褻服故鄭補言之也又引褻服證之者儀禮褻服篇斬衰裳其經
杖絞帶冠繩緦管屨者其目首列父其次諸侯爲天子其次君是也

又案曰春秋緜露卷三玉英篇云天子三本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

季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白虎通卷上爵篇云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土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言迺子釗不言迎王曰王麻冕黼裳此歛之後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與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季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據此則知誓時卽吉旋反喪服史臣不得不稱王而王實未嘗以王禮自居故逆于南門外正嗣子之位也麻冕黼裳入卽位正繼體之位也然猶自稱眇眇子末小子又自稱予一人釗正曲禮天子未除喪稱予小子春秋嗣王在喪則書名之例直至踰季方卽位三季除喪卽政胡廟方純用吉禮而此時固未嘗居王禮也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卽位文阿議于人無君不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觀白虎通及文阿議似已豫知後世陋儒有疑經者而辨之至宋元祐開

孫覺莘老遂論康王冕服見羣臣爲非禮蘇氏軾作書傳推衍其說俗人從而掇拾之紛囂不已愚謂若以陳設華美非喪中應有則春官天府大喪陳寶器典路大喪出路經固有明文也若以吉服非禮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盥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此乃專指初崩而言若既殯之後仍有不廢祭者王制云喪三卒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漢志引伊訓太甲當喪越弗行事是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袞戴冕璪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卽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是舉服亦屢釋矣傳頌命亦可視此例其祭于殯宮特比朝夕饋奠稍有加固無害也若謂受冊見羣臣當在路寢喪次以哭踊行事則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卿大夫士從殯主北面于阼階南大祝視見執束帛升自阼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註曰將有事宜清靜也彼世子甫生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况眞卽繼體位自不當徒以哭踊爲禮諸儒之說皆非也